

遠征 塞外

周 刘 治 文 国 超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远 征 塞 外

周治国 著
刘文超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年·沈阳

46244

远征塞外

Yuanzheng Saiwei

周治国 著
刘文超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字数：120,000 开本：787×1092 1¹/₂ 印张：5⁶/₈ 插页：2
印数：1—6,694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景富 特邀编辑：张凌华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李国盛 责任校对：张金英

ISBN 7-205-01199-X/K·103

定 价：2.70元

序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沈阳城。在这民族危难关头，国民党反动政府竟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将东北四省和冀东地区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使东北3千万同胞和冀东6百万人成了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具有光荣传统的辽宁、热河、冀东人民不甘受奴役，曾多次举行抗日斗争，但皆因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叛卖而先后失败。

“七·七”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华北的几十万大军不战而溃，致使日军占领了平津和华北。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挺进华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领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1938年6月，八路军宋邓纵队挺进到冀热边地区，在中共冀热边特委的领导下，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抗日大暴动，给在冀东、热河地区的日军以有力的打击。1938年8月，挺进到冀热边的八路军第4纵队与冀东暴动部队会合，举行了有名的铁厂会议，决定建立冀察热宁抗日根据地。虽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冀东暴动的胜利成果也未能巩固下来，但这次暴动还是为创建冀热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40年，冀东党委为建立和扩大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先后派出周治国、高敬之等工作团，深入热河开辟工作。随后于1941年冬，又派部队出关，除在长城沿线建立起包括热河地区的几个联合县外，还深入到热河中部和东部及辽宁西部

建立起了承平宁、凌青绥两个抗日根据地。经过5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终于建成了包括冀东、热河、辽西在内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实现了1938年铁厂会议的计划，使之成为收复东北的前进基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晋察冀分局、军区交给我们的冀热辽地区党和军队的任务。

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冀热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插入伪满统治腹地的一把尖刀。为了扩大我党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我们还增派杨雨民、高桥等同志率领了区队深入承平宁地区与周治国同志会合，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地区狠狠打击日军，使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并扩展到赤峰、围场、建平、朝阳等县，给伪满热河省敌军以很大威胁，扰乱了敌人的后方，牵制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在配合我军主力在长城内外反对敌人“集家并村”和保卫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8年的抗日战争中，冀热辽人民表现了顽强不屈的精神，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们这些活着的同志，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英勇斗争的事迹记录下来，真实地再现当时残酷斗争情形以教育青年，教育后代。周治国同志是较早参加开辟热辽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同志之一，他把亲身的这段经历如实地反映出来，写了这本《远征塞外》的小册子是很有意义的。希望有更多的曾在冀热辽地区战斗过的老同志把这一地区军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亲身经历的事迹写出来，用以教育后人，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李运昌

1989年6月5日

目 录

序

引子	1
一、奉命出关	7
二、星星之火	10
三、深山访英雄	15
四、争取地方武装	18
五、龙凤沟除奸	22
六、智取峪耳崖	25
七、激战城自岭	29
八、三道关擒敌	32
九、团结抗日	37
十、大败夏岛讨伐队	41
十一、军民鱼水情	44
十二、三打松树台	49
十三、英雄大队长	54
十四、远征队北上	59
十五、大金沟脱险	64
十六、袭击六沟合作社	67
十七、地下交通线	70
十八、风雪光头山	76

十九、坚持敌后	82
二十、组建承平宁联合县	87
二十一、漂亮的伏击战	90
二十二、夜袭宋杖子车站	95
二十三、火烧朱家沟金矿	103
二十四、回马一枪	106
二十五、裂山沟突围战	110
二十六、巧除王殿丰	113
二十七、夜奔“中国地”	116
二十八、省亲寻抗联	125
二十九、肖杖子突圍	128
三十、强攻樱桃沟	135
三十一、深井村取地图	138
三十二、攻克重镇宁城	141
三十三、浩气长存	144
三十四、慷慨悲歌	149
三十五、情深似海	153
三十六、亲人受难	157
三十七、边区学习	161
三十八、胜利的喜悦	166
后记	172

引子

长城，蜿蜒万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好似不屈的战士，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又好似一部浩繁的历史巨著，真实地记录着长城儿女英勇抗敌的历程。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烧到我东北、华北后，英雄的长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城内外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1940年春，日伪军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大扫荡。冀东党委为保存实力，建立和扩大稳固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决定派出工作团，深入热河开辟工作。

7月，骄阳似火。我在长城外热河地区青龙县一带养好病后，急切切地赶回冀东，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一天下午，在迁西县东荒峪一间屋子里，我见到了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

李司令员听我汇报完长城外边的情况，高兴地说：“很好，你借出关养病的机会调查的情况，对我们在外关雾灵山、都山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很有帮助。”

“司令员，我建议，迅速派一支部队挺进山外，去解救那里的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李司令员示意我坐下，他在屋子里踱着步子，说道：“毛主席早就指示，要在关外雾灵山、都山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可是，我们在那一带的地下工作基础很差，情况也不

熟。当地早年孙永勤领导的抗日民众组织又失败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派人也不晚啊！”我急切地说。

“嗯，要派。”李司令员说，“马上就派。”

“太好啦。”我兴奋地站了起来，“司令员，我请求把我也派去。”

李司令员没吱声，两眼一动不动地看着我。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得我浑身发热。我提的要求不切合实际吗？我暗自嘀咕。可又一转念，机会难得不能错过，便又鼓起勇气说道：“司令员你是知道的，打游击我还有点经验，若论身体，你看，我的病已经好了。”

我故意把胸脯挺了挺。我的这个动作使司令员微微地笑了起来。他摆摆手让我坐下：“好，我答应你的请求。”

“是！”我一个立正赶忙答应，心里一阵高兴。

“可是，”李司令员接着说：“眼下，日本侵略者正向冀东扫荡，形势挺紧张，马上抽不出人来，怎么办呢？”他看了看我，用商量的口气说道：“先派你一个人去吧，怎样？”

“怎么？派我一个人，就我光杆一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瞪大两只眼睛看着司令员。他看我吃惊的样子，又微微一笑，一字一顿地说：“对，就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去闯。怎么样？害怕了？”

“害怕？”我激动地说，“司令员，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从你介绍我入党那天起，我周治国什么时候叫过怕。1933年暴动我怕过吗？被敌人抓住后上大挂我说过一句熊话没有？在大狱里3年，受尽折磨咱服过没有？这么多年跟着王平陆司令员沿长城线打游击，咱当过孬种没有？我是

说，关外老百姓叫日本鬼子骑在头上，生活不如牛马，咱瞧着心疼啊。说心里话，为了解救他们出苦海，我豁出命都干，可就我一个人怎么行？”我愈说嗓门愈大，卷起一支烟，擦着火柴，猛吸了一口，吐出了一团浓浓的烟雾……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家在河北省迁西县东寨村。那时，我家的穷劲儿，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父亲常年给地主打活，母亲给人家纳鞋底、织布，一年到头一家人吃不上一顿饱饭，两个姐姐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我13岁那年，二弟给地主放牛，遇上山洪暴发，让大水冲走了；也是这一年，大姐在婆家受不了虐待，服毒自杀了，那年她才16岁。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气得一头痛倒在炕上。家人的不幸，世道的不公，在我的心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我常常对同伴们说，咱的命怎么这样苦，啥时候才是出头之日呢？邻村的樊永音、樊桐叔侄俩经常来找我，我也向他们倾诉自己的心思。他二人告诉我，穷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是地主老财压迫剥削造成的。他们还说，要翻身，就要打倒地主老财，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叫革命。渐渐地，我懂得了革命道理，当我得知樊永音叔侄二人就是干革命的，是共产党员时，欣喜若狂地要他们带上我，也去当共产党，去和地主老财斗。

1933年10月，我16岁了。经樊桐介绍，由当时的冀东地下党领导人李运昌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4年1月，中共冀东党组织为配合中央苏区击退国民党的第5次“围剿”，在迁安县发动了农民抗日暴动。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暴动失败了。我和许多同志被捕。在保安团的马棚里，敌人把我吊起来，打得我死去活来。敌人看我不屈服，又把我的两脚绑上，倒吊起

来打，我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几次，也没向敌人说过一句软话。敌人没法，只好把我押到迁安县看守所。在那里，我受尽了“上大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的折磨。可是，敌人的心思都白费了。我这条命从入党那天起，就交给党了。敌人用尽心机后，什么也没得到，就把我和另外14名同志押到天津看守所，他们以“武装叛乱、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我三年徒刑。在三年的监狱生活里，我参加了狱中党组织领导的两次集体绝食斗争。在老同志的帮助下，我还学到了文化，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在斗争中，我利用自己年龄小，敌人对我看管不严的条件，经常借牢房清扫卫生之便，给狱中地下党传送情报。

1937年1月，我刑满出狱后，立即找到地方党领导人王平陆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投入了新的斗争。后来，我又参加了华北抗日联军冀东抗日联军第1游击支队，担任过游击队特派员、冀东抗日联军14总队政治部副主任、23总队副总队长、冀东军分区三总队特务队指导员等职务。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多次负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从来没有叫过苦、喊过怕。

想到这儿，我的鼻子一酸，眼泪竟吧嗒、吧嗒地掉在地上。

李司令员看我这个样子，却笑了起来。

“好了，怎么象小孩子一样呢？”他扶着我的肩膀把我按到座位上，“革命战士要有个不怕死的精神，但是，我可不赞成动不动就豁出命，命都没了，还怎么发动群众抗日？你的情况我当然知道，要不，我怎么让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出关呢？”

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李司令员擦着火柴点起一盏小油

灯，屋子里立刻亮堂起来。他笑着对我说：“你看，你一根火柴只点燃一支烟，可这根火柴……”他举起手里那根燃烧未尽的火柴说：“点亮了一盏灯，整个屋子都得到了光明。你刚才汇报情况时，不是说关外是一堆干柴，一点火就着吗？革命战士就是火种，他的责任不仅是向敌人冲锋陷阵，而更要象火柴一样，燃起烈火，烧掉旧世界。我希望你做一颗革命的火种，而不希望你做一颗转眼即逝的流星，虽然凭着自己的牺牲，能够给人以瞬息的光明，但毕竟太短暂了。当然喽，这种精神也是可贵的。但是，为了未来的光明世界，眼下，我们更需要的是革命的火种。你到关外，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带领他们同日本鬼子斗，同汉奸斗。”

他走到窗前，望着黑蒙蒙的夜色，无限深情地说：“治国同志，关外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当牛做马，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多么盼望共产党、八路军去解救他们啊！他们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的力量。冀东、华北的大好形势怎么来的？还不是我们共产党人依靠群众打出来的。我们共产党人只要同人民在一起，就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治国同志，你说呢？”

李司令员慷慨激昂的话，句句打动我的心弦。悔不该刚才对司令员那种态度，我低下头去说道：“司令员，我明白了，这是党对我的信任。刚才我太激动了，不该……”

“不、不！”李司令员打断我的话，“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眼下军区人手太紧，一时也抽不出合适的人来帮你，你一人先去，在那里先物色几个与口外有亲朋的同情抗日的人，再去串联，把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有合适的人，我再给你派去。”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好。希望你在伪满的西南国境线上烧上一把大火，让那些侵略者、卖国贼不得安宁。”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我带着李司令员写给当地孙景华、韩凤武、刘丰年几个人的信，辞别了司令员，连夜向新集村奔去。

一、奉命出关

新集村就在长城脚下，我来到这里十几天，就组织了一支抗日远征小分队。说它小，因为我们只有5个人：李怀义、周万余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精明强悍；刘明能说善讲，机灵过人；刘墨卿是个知识分子，国民党员；我是个朝牌的八路，共产党员，冀东军分区3总队指导员。小分队可以说是文武结合，国共合作的队伍。

夏末秋初，冀东山川到处郁郁葱葱，生机勃勃，随山峦起伏的长城，隐约可见。5人小分队，就在一个夜幕即将降临的傍晚，整队出发了。我们这些从孩童时起就爬过长城的人，对长城的一砖一石，就象对那些古老美丽的传说一样，知道得非常清楚。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后，我们更与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我们的斗争方式不完全一样，但都曾为保卫中华，保卫长城而斗争过，都曾无数次攀登跨越过长城，每一次又总有无限的感触，今天却更是别有一番心思。小分队还没到达长城，我的心却早已飞过了长城，不由得想起今年春天我到口外养病的情景。

那时，日伪军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大扫荡。为了保存实力，我冀东军分区指示3总队将部队化整为零，开展对敌的隐蔽斗争。不巧，这时我身染重病，组织上便送我到长城外青龙县楼台子地下党员李翠同志家里养病。李翠同志家境贫苦，爱国感情很强烈。他向我讲了许多日伪反动

派残害人民的罪行。我的病情稍有好转，李翠就和其他同志一起领我走访了许多地方，使我亲眼看到了生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的人民的悲惨情景。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和热河省后，建立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伪满洲国。他们以万里长城为界，不仅在政治上割断了口外与内地的联系，而且把自古以来长城里外形成的经济通商也给切断了。本来口外工业无基础，全靠华北地区流入，靠农牧产品交换。现在由于经济通商的中断，再加上日本鬼子和汉奸残酷的屠杀人民、欺压人民，实行“配给制”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政策，更是搞得人民吃糠咽菜，衣不蔽体，贫困到了极点。有些山区的妇女没有衣服穿，外边来了人只能用锅盖挡着身子。后来，我又留意对这一带的地形和民情做了调查。早在1933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来后，这一带的人民就没有间断过斗争，民众抗日救国军数千人和平泉、宁城等县红枪会都多次同日军打过仗。抗日民间团体领袖人物孙景华，刘丰年、韩凤武还在。这些人当年曾同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过接触，我冀东抗日联军也曾几次出关到这一带打击日军。我地下工作者韩东征、韩平、韩子英等同志也曾在这一带工作过。在我冀东抗日热潮影响下，这一带的群众抗日救国的呼声很高，真象干柴一样，只要点上一把火就可以轰然而起。

这一带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它不仅是沟通内外经济的渠道，而且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从来就有拉不败的哈达（凌源）、填不满的八沟（平泉）的说法。更重要的是，这里既是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又是华北日伪政权的大后方。日伪就是通过这里的北宁线和京古两线，把从关内掠夺来的物资，运往伪满，运往日本本土的。因而夺取

这个地方就更为重要。这一带山势起伏，有名的都山，海拔1800多米，树木丛生，沟壑纵横，而离我冀东根据地只相隔一座长城大山，很适于开展游击战争。

长城快到了，长城那边就是塞外，就是所谓的满洲国了。我们今天过去，是学孙行者的办法，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闹革命。5个人的力量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肩负着民族的委托、党的期望，担负着同日本侵略者战斗的重任，我们都暗下决心，要象李司令员说的那样，闹得敌人不得安宁，不把侵略者赶回东洋老家绝不罢休。尽管我们只有5个人，每个人都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太阳落山时，我们就登上了长城。谁也没说话，大家不约而同地在长城上坐了下来，向远处眺望。长城象一条欲飞的龙，这条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飞腾于万山丛中，好不雄伟。我不由得向城外望去，看不到行人，也听不见笑声，薄暮中，隐隐看见那刺眼的膏药旗在随风摆动。一看见那旗，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侵略者凭什么到人家国土耀武扬威，肆意横行！“走，下山！”我一声喊，大家腾地一下站起身，回首向冀东望了一眼，便朝山下奔去。

二、星星之火

离开长城，我们按照既定方案，跟着刘墨卿，来到四道沟他内弟张祥林的家。

张祥林早年曾参加过民众救国军，在这一带朋友也多，我们准备动员他参加游击队，然后，通过他站稳脚跟，再进一步发展。可是张祥林如今是怎样的人，我们还不摸底，必须试探一下。

张祥林家住的四道沟，是一个人家不多的小山村，三面环山，东临一片较开阔的河套。

刘墨卿带路，一行人相跟着一起走进一户人家。一进院，刘墨卿就喊：“祥林，在家吗？”话音刚落，便从屋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人40多岁，个子挺高，身材魁梧，长瓜子脸上浓眉下有着一双机警的眼睛。他一见到刘墨卿便急忙迎了上来，说道：“姐夫来了。这么长时间见不到你，大伙直门叨咕，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说完，他又望望我们几个人，“姐夫，这几位是跟你一起来的？”

刘墨卿赶忙回答：“你瞧我这个人，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是我内弟张祥林，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

张祥林听了介绍，便把我们让进屋里，一面吩咐家里人做饭，一面同我们闲聊起来，他问刘墨卿：“姐夫，你们一起出来是要到哪？干什么去啊？”

“上哪？还没个准地方呢。”刘墨卿说到就把话停下